

马来史诗《杭·杜亚传》中的象征表达及其历史文化内涵

郅莉莎

摘要: 象征广泛地出现于各类文学作品中,是民间文学中的常见现象。作为马来古典文学中最具影响力的英雄史诗,《杭·杜亚传》讲述了马六甲王国的传奇英雄杭·杜亚为国建功立业的不朽功勋,其中出现的许多人物、动物和神物等都具备象征意义。通过分析《杭·杜亚传》中的三种象征表达,并深入解读其中蕴含的马来传统历史文化内涵,可以发现史诗《杭·杜亚传》中的象征表达,或取材于马来民族的发展历史,或选取民族文化精粹,浸润着马来文化传统元素,不仅符合马来民族的审美情趣,更折射出马来民族的传统价值观。

关键词: 《杭·杜亚传》 马来史诗 象征 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995-0187(2023)04-0042-07

《杭·杜亚传》是马来古典文学中最具影响力的英雄史诗,讲述15—17世纪马六甲王国的英雄杭·杜亚忠君爱国、建功立业的传奇经历。一般来说,“史诗是以长篇诗歌的形式书写的,但是在传统马来文学中,这一文学类型是用散文体书写的。《杭·杜亚传》是马来民族史诗的代表作”^[2]。《杭·杜亚传》流传的版本众多,其中1964年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出版局版的《杭·杜亚传》是根据一部来自吉兰丹王室的手稿校勘整理而成,期间参考了《杭·杜亚传》的其他几个重要版本^[3],是目前这部史诗最为重要和最具代表性的版本。

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出版局版的《杭·杜亚传》共27章,讲述马来王族神圣起源传说和杭·杜亚为马六甲王国建功立业的伟大功绩。史诗从马来王族起源与马六甲王国的建立讲起,描述马来王族高贵神圣的血统,以及建立马六甲王国受到臣民拥戴的故事。杭·杜亚是马六甲王室的侍臣,数次出使、两次流亡,历经坎坷,始终忠于国王、为王国屡建功勋。他主动请缨出使满者伯夷^[4],成功为马六甲国王向满者伯夷公主求婚,实现两国联姻。之后杭·杜亚遭受陷害,被马六甲国王处以死刑,他开始第一次流亡之

旅,并将因陀罗补罗宰相女儿带回马六甲献给国王。马六甲国王纳王妃引发满者伯夷国王不悦,杭·杜亚临危受命再次出使满者伯夷,历经重重考验。杭·杜亚成功回归后再次遭受陷害,被迫开始第二次流亡。在马六甲国王遭遇叛乱之际,杭·杜亚再次回归并出手相救。之后杭·杜亚展开了一系列密集的征战与外交出访,他先后出使羯陵伽、中国、暹罗、东罗马等国,缔结友好关系。他也曾受命讨伐丁加奴、彭亨等国,巩固马六甲霸主之位。马六甲国王年老退位,女王继位,佛郎机^[5]人炮轰国都,马六甲陷落。马六甲后人建立了柔佛王国,与荷兰人共同击败佛郎机人。最终,杭·杜亚归隐山林。

不同于《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等历史文学,《杭·杜亚传》作为一部英雄史诗,其中并未讲述马六甲王朝及邻国庞大繁杂的族谱,而是讲述了英雄建功立业的过程,其中很多内容都是基于真实王朝历史进行艺术加工的,史诗叙事成为高于历史真实的存在,被赋予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其中讲述到的许多人物、动物和神物等都具备象征意义。象征是民间文学中的常见现象,它是指用一个事物暗示另一个事物,“象征的定义可以粗略地说成是某

作者简介: 郅莉莎,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助理教授。

种东西的含义大于其本身”^[6]。象征广泛地出现于各类文学作品之中，“一种自然现象或事件，其中包含着一种特殊情况或过程，可以用作一种象征，去表现人类行动和希求的范围中的某一普遍意义，某一伦理的教训，或某一种为人处世的箴言”^[7]。本文聚焦于英雄史诗中的象征表达，从三个方面分析《杭·杜亚传》中种种象征的应用，借此解读其背后所指称和蕴含的马来历史文化内涵。

一、《杭·杜亚传》中的象征表达

“象征一般是直接呈现于感性观照的一种现成的外在事物，对这种外在事物并不直接就它本身来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种较广泛较普遍的意义来看。因此，我们在象征里应该分出两个因素，第一是意义，其次是这意义的表现。意义就是一种观念或对象，不管它的内容是什么，表现是一种感性存在或一种形象。”^[8]《杭·杜亚传》中出现了大量象征，借此表达相应的意义，笔者根据黑格尔的理论，通过分析和归纳“意义的表现”，对这些象征进行分类，大致可分为三类——人物的象征、动物的象征以及植物的象征。

（一）人物的象征

《杭·杜亚传》中，史诗英雄具有最重要、最鲜明的象征意义。英雄杭·杜亚是《杭·杜亚传》的主人公，是马来民族的史诗英雄，于是他成为史诗中最主要的人物象征。杭·杜亚出身于平民之家，自幼与4个好友在一起学艺，之后经马六甲宰相推荐，成为马六甲国王侍臣，开始了为国建功立业的伟大历程。杭·杜亚忠君爱国，胆识过人，他曾数次出使爪哇强国满者伯夷，促成两国联姻，为新兴国家马六甲的长期发展与扩张奠定坚实基础。他也曾率军征战，为马六甲开疆拓土，威震四方。他还曾出使中国、暹罗、东罗马等国，为马六甲与强国缔结友好关系。杭·杜亚为国征战和奉献的经历，恰恰是马六甲王国的发展史和对外交往历史的折射。史诗将马六甲王国创立和发展的轨迹进行艺术性呈现，将马六甲王国发展强大的历史过程与英雄杭·杜亚建功立业的历险经历紧密结合在一起，反复不断地展现出国家强盛

与英雄伟业交织在一起的场面。杭·杜亚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之际，恰是马六甲国力强盛、称霸一方之时。杭·杜亚逐渐老去、疾病缠身之际，则是马六甲遭遇强敌、国都陷落之时。在史诗中，杭·杜亚已经成为马六甲王国力量与强大的象征。^[9]

除此之外，史诗英雄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合作与对抗、结盟与斗争关系，直接象征了彼此所代表国家、族群之间的关系。《杭·杜亚传》中为了缔结马六甲与爪哇强国满者伯夷两国的联姻，杭·杜亚数次前往满者伯夷，从主动请缨为马六甲国王向满者伯夷公主求婚，到护送马六甲国王迎娶公主，再到为了维护两国联姻出使和陪同国王出行，杭·杜亚在满者伯夷的历险成为史诗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之一。每一次出行，杭·杜亚都会遭遇满者伯夷国王和宰相格加·马达（Gajah Mada）设置的种种考验与威胁，包括在街头遭遇数十名战士以考验杭·杜亚一行人的勇气，或者杭·杜亚的神剑在宴会上被偷，其中相似情节多次出现，体现出史诗重复性的叙事特征。格加·马达屡次设计陷害，但杭·杜亚有勇有谋，沉稳应对，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顺利脱身。杭·杜亚与格加·马达斗智斗勇的情节也成为史诗中英雄历险的高潮之一，杭·杜亚化解危机，屡战屡胜，而格加·马达惨遭挫败，最终无计可施，象征性地呈现了新兴的马六甲王国与逐步衰落的满者伯夷之间的实力对比。

不仅如此，作为马来民族文化价值观中最为突出、最为理想的英雄人物，杭·杜亚将一生无私奉献给国家和君主，他忠君爱国，机智而勇敢、睿智且博学、待人谦和有礼，几乎凝聚了马来民族所崇尚的所有优秀品质，是马来民族的理想英雄形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杭·杜亚也是马来民族精神的象征。《杭·杜亚传》作为民族英雄史诗的代表，其中的历史经过人为加工，以一部英雄传记的形式得以呈现。^[10]《杭·杜亚传》中，从与满者伯夷宰相格加·马达斗智斗勇，到葡萄牙攻陷马六甲，前后时间跨度三百多年，英雄杭·杜亚成为马来民族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也成为马六甲王国与马来民族精神的象征。

（二）动物的象征

《杭·杜亚传》作为一部民族英雄史诗，讲述了

马六甲王国的建立与民族英雄杭·杜亚的传奇经历。史诗中多次出现各种动物，其中几次动物意象的出现十分具有代表性，它们不仅构成了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象征意义。

史诗开篇将马六甲国王描写为天神后裔，曾于民丹(Bentan)称王，后将国都迁至马六甲。关于马六甲王国迁都建国的情节，《杭·杜亚传》讲述了白色的麒麟鹿将猎狗踢入水中的故事。相似的传说在《马来纪年》中也曾出现，讲的是马六甲王国建立是由于伊斯坎达尔·沙(Iskandar Syah)在打猎时，他的猎狗在一头白色麒麟鹿的追逐下落入水中，他当即决定在该处建国。^[11]

与《马来纪年》相比较，《杭·杜亚传》中对于这一情节的讲述更为详细，也蕴含了更加明确的象征意义，预示新兴的马六甲王国将战胜传统爪哇强国。史诗中讲述来自爪哇答哈(Daha)的王子拉登·维拉·南塔加(Raden Wira Nantaja)慕名来到民丹，并受到国王热情款待，他赠予国王两只爪哇猎狗，凶悍无比，“别说是麋鹿或野牛，就算遇到老虎或是犀牛，也绝不退缩”^[12]。民丹国王与答哈王子出行打猎，并计划为新国都选址，这两只爪哇猎狗在出猎时戴着镶着珠宝的金链，华丽无比，它们动作敏捷，势不可挡，冲入树林寻找猎物。恰在此时，一只体型巨大的白色麒麟鹿出现，它十分勇猛，面对两只凶悍的猎狗毫不退缩，甚至冲上前撕咬，之后将两只狗踢入水中。^[13]这一景象被国王视为吉兆，预示国家昌盛，于是决定建新都于此。这一情节成为马六甲王国迁都的契机，之后国王以茂盛的马六甲树为国命名，马六甲王国建立。

麒麟鹿是东南亚地区和中国云南特有的物种，也是印尼—马来地区动物故事中最常出现的形象。动物故事中，麒麟鹿是“智慧的化身，弱者的救星，正义的维护者”^[14]。它会热心帮助弱小的动物逃离强大动物的威胁，也会用自己的智慧同危险的动物斗智。一般来说，麒麟鹿的体型较小，体色黑黄，而《杭·杜亚传》中的这只麒麟鹿通体雪白，体型大如羊，是极为罕见的祥瑞神兽。史诗中它在与爪哇猎犬的对抗中，勇气非凡，力量惊人。它以一敌二，面对凶悍的爪哇猎狗，毫不退缩且轻松取胜，表现出史诗英雄般的气概。

从这一角度来看，麒麟鹿作为代表马六甲王国的神兽，面对来自爪哇王国的两只猎狗，展现出马来王族在面对爪哇国家时的强大力量和勇气。它的出现直接引出马六甲迁都的契机，这象征着新兴的马六甲王国在迁都重建之后，拥有更为强大的活力与实力。它与爪哇猎狗的勇敢战斗并取得胜利，象征着下一步马六甲王国即将成为称霸一方的新晋强国。

象征性的动物大都是当地人耳熟能详、但又有特异之处的动物，它们所代表的既有吉兆也有凶兆。在史诗后半部分，马六甲国王出游时，不慎将王冠掉入水中。杭·杜亚主动请缨下海去打捞王冠，但在正要拿到王冠之际，却遭遇一条白色鳄鱼，不仅王冠遗失，他的神剑也被一并卷走，杭·杜亚差点丧生海中。^[15]自此之后，马六甲国王和杭·杜亚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疾病缠身，在之后对抗佛郎机的战斗中，杭·杜亚身负重伤。马六甲国王丢失王冠，英雄杭·杜亚失去神剑，意味着失去王权和力量，成为马六甲命运发生转折的象征。鳄鱼是东南亚地区残暴而危险的动物，白色鳄鱼在自然界极为罕见，在史诗中是明确带有凶兆的象征物——象征着强大的反派、史诗英雄的敌人，鳄鱼对于王冠、神剑等宝物的夺取和占有象征性地预示了史诗英雄将遭遇厄运或遇到困难，故马六甲被佛郎机人占领，国都沦陷。

（三）神物的象征

除了人物的象征和动物的象征，《杭·杜亚》中还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神物象征，以格利斯(Keris)短剑最为典型。格利斯短剑是印尼—马来地区最有代表性的传统武器，其剑刃为波浪形，以金属打造，剑柄为木制或象牙制，有各种装饰物。印尼—马来地区有记载的武器种类繁多，但只有格利斯短剑被视为最具神圣性，在印尼—马来传统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不同语境下，格利斯短剑可以象征权力、尊严、男子气概或诚信等，也显示了马来民族的尊严和地位。^[16]

在《杭·杜亚传》中，格利斯短剑被视为是超凡力量的象征，是史诗英雄必不可少、随身携带的宝物神器和战斗武器。史诗详细讲述了杭·杜亚获得格利斯短剑和失去短剑的情节。在第一次出使满者伯夷

时,杭·杜亚与满者伯夷国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勇士塔明·沙里(Taming Sari)交手,塔明·沙里手握具有神力的格利斯短剑,从容应对杭·杜亚的进攻,且毫发无伤。杭·杜亚意识到神剑是塔明·沙里刀枪不入的关键。他无法用武力取胜,只好采用计谋诱骗塔明·沙里与他交换武器。塔明·沙里中计应允,当杭·杜亚获得神剑后越战越勇,最后用神剑将塔明·沙里刺死。满者伯夷国王将神剑赐予杭·杜亚。^[17]杭·杜亚获得带有神力的格利斯短剑,更加英勇善战。

在这部史诗中,格利斯短剑也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在史诗情节中,杭·杜亚第二次遭受奸臣陷害,被马六甲国王处以死刑。马六甲国王同时下令收回杭·杜亚的格利斯神剑,并将其赐予杭·杜亚的好友杭·直巴。手握格利斯神剑的杭·直巴取代杭·杜亚成为国王的心腹,也成为宫廷中战无不胜的勇士。在他犯上作乱后,宫中无一人可以将其降伏,唯有召回远方流亡的英雄杭·杜亚方能平息叛乱。杭·直巴战败后,格利斯神剑回到杭·杜亚手中,他再次成为马六甲国王最为赏识和重用的臣子。在史诗后半部分,格利斯短剑的象征意义再次出现,杭·杜亚在为国王寻找王冠时不慎将神剑遗失,之后他病魔缠身,与佛郎机人作战时不幸负伤,这也象征着超凡力量离他而去。

由此可见,史诗中这把格利斯神剑不仅象征非凡的力量,更与权力紧密相关——获得神剑,其所有者会获得权力和高贵的地位;失去神剑,就会失去权力和地位。

二、《杭·杜亚传》中象征的历史文化内涵

《杭·杜亚传》被誉为“篇幅最长且最重要的马来本土史诗”^[18],孕育且产生于马来民族历史文化的沃土,浸润着马来民族的文化传统元素,在此背景下,它必然折射出马来民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部史诗中出现了上述多种象征元素,它们基本上都以马来民族的发展历史为根基,融入马来文化传统的精粹,塑造马来民族理想英雄的形象,并将其与国家命运和民族荣光紧密相连。可以说,《杭·杜亚传》

是马来民族展示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窗口,于是解读其中的诸项象征表达就成为探索马来文化精粹、解析马来民族精神的有效途径。

(一)取材于马来民族历史

整部《杭·杜亚传》以及史诗中的人物、事物等诸项要素,都是以马来民族历史为根基演绎而成的。马六甲是马来半岛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王朝,在中国史书中被称为“满刺加”,据记载由拜里米苏刺(Parameswara)于15世纪初建立。拜里米苏刺原为东南亚信仰佛教的海上王国室利佛逝(Sriwijaya)的王子,后皈依伊斯兰教。建立之初,面对北方强大的暹罗与爪哇岛强国满者伯夷,马六甲王国迫切需要巩固王权,加强与改善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以获得长久安定的外部环境,为王国发展提供保障。与此同时,在爪哇岛上的满者伯夷已有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在几代君主的治理下,满者伯夷的势力已经扩张至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苏拉威西岛和马来半岛等地区,成为统治马来半岛绝大部分地区的跨岛强国。^[19]马六甲和满者伯夷之间既并存又对抗的复杂关系历史,构成了史诗的历史背景,也被史诗纳为重要内容。《杭·杜亚传》基于真实的马来民族发展历史进行加工,使用象征手法呈现马六甲与周边国家的角力与竞争,艺术性地还原了爪哇强国满者伯夷,且用大量篇幅讲述了新兴的马六甲王国与满者伯夷的对外关系。

史诗中与杭·杜亚斗智斗勇的格加·马达是爪哇历史上备受尊崇的传奇人物,为满者伯夷鞠躬尽瘁。然而根据记载,格加·马达生于1290年,于1364年离世。换言之,早在马六甲王朝15世纪初建国之前,格加·马达已告别人世。杭·杜亚与格加·马达并不是生活于同一时代的人物,史诗中设计格加·马达与杭·杜亚之间的反复较量,就是为了展现马六甲与满者伯夷之间的斗争与角力,更象征着两国国力的对比关系。《杭·杜亚传》中讲述了杭·杜亚在满者伯夷的多次历险,促成了马六甲国王同满者伯夷公主的联姻,实现了马六甲与满者伯夷的强强联合,并在满者伯夷国王去世后护送马六甲王子继位,这些情节都表明马六甲国力日渐鼎盛,势力范围不断扩张,已强势压制满者伯夷,成为地区霸主。

(二) 选取马来民间传统文化精粹

《杭·杜亚传》属于希卡雅特(Hikayat)文类,由说唱艺人进行表演,以娱乐听众为主要宗旨,内容颇具传奇性和趣味性,有些是在民间故事基础上进行再创造的。^[20]因此,《杭·杜亚传》中包含很丰富的民间传统文化元素,其中一些更是马来传统文化的经典。《杭·杜亚传》将多种传统文化元素与象征相结合,使史诗内容更贴近马来人生活,文学表达方式更符合马来人的审美趣味,于是才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不断流传、发展至今,并成为考察马来传统文化的宝典。

1. 对格利斯神剑的崇拜

《杭·杜亚传》中多次出现格利斯短剑,比如,杭·杜亚使用巧计获得塔明·沙里的格利斯剑的情节,与后半部分杭·杜亚在海中遗失格利斯剑的情节都蕴含着明显的象征意义。作为一种印尼—马来地区的传统武器,马来民族对于格利斯短剑的崇拜历史悠久,格利斯短剑在马来传统文化中远远不止是一种武器,而是融入马来文化,被赋予了神圣色彩。《杭·杜亚传》把格利斯明确定位为神剑,是英雄超越常人的一种象征。

根据历史记载,格利斯短剑来自爪哇地区,大约出现于5世纪或6世纪,但当时的格利斯短剑样式与现在所见的有所差别。如今可见的这种格利斯短剑样式应该始于12世纪或13世纪,在满者伯夷时代,格利斯短剑发展到巅峰。格利斯短剑从爪哇传播到巨港、廖内、马来亚、文莱、菲律宾南部、柬埔寨和北大年。^[21]在印尼文化中,格利斯短剑不同于一般刀剑,将士挥舞格利斯剑杀敌,会拥有神灵庇护,勇气倍增。^[22]尽管格利斯短剑这一武器形式源于爪哇,但是在马来文化中它被赋予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长期以来,格利斯短剑已经成为马来人习俗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23]

《杭·杜亚传》中爪哇勇士塔明·沙里佩戴有传奇色彩的格利斯神剑,因此在对战中毫发无伤。杭·杜亚与之交手时,用巧计击败塔明·沙里,并获得他的神剑,象征着马来勇士在面对爪哇勇士时的超凡智慧。获得神剑的杭·杜亚如虎添翼、战无不胜,与之后其遗失神剑身患疾病且在战斗中负伤,形成

鲜明对比与前后呼应。使用格利斯神剑这一“意义的表现”作为马来英雄力量的象征,源于马来民族对于格利斯短剑的崇拜,符合史诗中对英雄形象的塑造。

2. 对民间动物故事的选用

《杭·杜亚传》中出现了不少马来民间故事中家喻户晓的动物形象,并用这些动物来推动情节发展、传达象征内涵,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麒麟和鳄鱼。麒麟是印尼—马来地区动物故事的代表性动物,这一地区的麒麟故事题材多样,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分别为:麒麟扮演傲慢的角色,在与弱小动物的比赛中落败;麒麟扮演法官角色,处理动物之间的纠纷;麒麟扮演恶作剧的角色,捉弄其他动物;以及麒麟扮演丛林之王的角色,赢得各类动物的尊重。^[24]故事中的麒麟机智狡黠,善于用智慧与巧计解决问题,在面对更为强大的对手时,往往展现出超乎寻常的冷静与睿智,巧妙脱身,以弱胜强。

鳄鱼是印尼—马来地区较为常见的动物,由于鳄鱼残暴且危险,在这一地区的动物故事中经常以反派的形象出现^[25],也成为麒麟故事中邪恶且愚蠢的代名词,麒麟智斗鳄鱼的故事在印尼—马来地区广为流传。以弱胜强的动物故事存在于世界各地的许多文化传统中,由于地域与文化的差别,代表弱势一方的主人公可能是小兔子、小猴子等不同类型的动物,在印尼—马来地区,这一类型故事中的代表动物是麒麟。在民间故事中,麒麟被视作冷静与智慧的象征,这一形象刻画并强化了一种价值体系,是文化的承载者与塑造者。^[26]《杭·杜亚传》作为英雄史诗,选取民间故事中的常见动物形象应用于史诗之中,表达特殊的象征意象,恰恰说明这部史诗深深植根于马来民族文化传统之中,浸润着马来传统代表性文化元素。

自然界中,有些动物会出现罕见的白色变异,于是在世界很多文化的民间信仰中,这些白色动物被赋予特殊意义,天然变异而成的颜色是它们成为神兽的核心要素。在中国古代信仰中,白色是祥瑞之色。在中国文化中,就曾出现白狐、白鹤、白虎、白鱼等形象,“自汉代以来,把突然发现的少见的白色禽兽,叫做‘白祥’,有两种不同见解。一种认为‘白祥’出现是不吉,另一种认为是大吉”^[27]。白色是丧失了实体感的事物的颜色,在布里亚特与亚库特等文化传

统中，凡是祭祀仪式场合中的马匹总是白色的。^[28]

《杭·杜亚传》中出现的白色麒麟和白色鳄鱼的形象，一方面具备动物本身所象征的特质，另一方面白色又标志着这些动物不同寻常的特殊属性。通体雪白且体型超乎寻常的强壮麒麟，被视为吉祥的征兆，成为定都马六甲的机缘。白色的鳄鱼能力非凡，阻挡了杭·杜亚追回马六甲国王王冠的尝试，还卷走了象征力量的神剑。自此，马六甲国王与杭·杜亚疾病缠身，杭·杜亚在与佛郎机人的战斗中失利并身受重伤。从这个角度来看，白色麒麟与白色鳄鱼的出现，标记了马六甲王国建立与衰落的轨迹，也成为整部史诗的重要转折点。

（三）承载和表达马来民族的英雄观

《杭·杜亚传》作为一部英雄史诗，成功塑造了杭·杜亚这一集诸多美德于一身的英雄形象，折射出马来民族对于理想英雄的渴望与呼唤。根据内容推断，这部史诗产生于1641年马来王族在荷兰人的帮助下重返马六甲的时代背景之下。经历了百年强盛的马六甲王朝，于1511年在葡萄牙人的侵略下沦陷，马来王族被迫逃离，往日荣光一去不返。在遭受外敌入侵、事关民族命运存亡的危急时刻，马来民族需要塑造一个无所不能、战无不胜的英雄，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救民族于水火。这样特殊的历史语境孕育了英雄史诗《杭·杜亚传》，在时代呼唤之际，英雄顺应时代所需出现，成为马来民族的精神支柱与情感寄托。

在马来古典文学史中，杭·杜亚这一人物形象也出现于《马来纪年》，杭·杜亚作为马六甲的海军都督，英勇机智，却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物。但是在《杭·杜亚传》里，他已经被塑造为一个集各种美德于一身的形象。他忠于君主、能征善战、机智勇敢且品德高尚。杭·杜亚两次被奸人陷害，被国王下令处死，幸得宰相相助才死里逃生，但即便如此，他依然默默承受，时刻不忘为君主分忧，历经艰难实现回归。在这部英雄史诗中，杭·杜亚的形象集中体现了马来民族的英雄观。

实际上，杭·杜亚史诗中的功绩在《马来纪年》中是由不同人物完成的，比如前往邻国诱骗敦·黛加的情节在史诗中由杭·杜亚在第一次被流放时完成，

他用迷情药将敦·黛加带回马六甲献给国王，重新获得国王信任。在《马来纪年》中，敦·黛加是彭亨宰相的女儿，诱骗她到达马六甲的是一个叫做杭·纳迪姆(Hang Nadim)的年轻人，之后杭·纳迪姆成为海军都督。再如，《杭·杜亚传》中讲述了杭·杜亚出使中国并巧妙借吃菜的机会偷窥中国皇帝龙颜的故事，《马来纪年》中完成这一举动的是敦·波尔巴蒂·布蒂(Tun Perpatih Putih)。尽管《杭·杜亚传》与《马来纪年》的源流关系目前依然没有定论，但是对比二者不难发现，《马来纪年》中不同人物的诸多美德与功绩都集中于杭·杜亚一身，使杭·杜亚成为一个马来英雄的集合体。

黑格尔曾提到，“特殊的史诗事迹只有在它能和一个人物最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时，才可以达到诗的生动性”^[29]。杭·杜亚这一形象符合马来民族对于英雄理想形象的想象，是马来民族所推崇的所有美德与优秀品质的凝聚。《杭·杜亚传》不仅是马来民族英雄观的体现，在历史上民族命运攸关之时，更肩负起唤醒广大民众民族认同感、重塑民族自信心的历史使命，最终成为马来民族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之源。

结 语

史诗就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或经典，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这样的原始之书。^[30]英雄史诗追溯民族的光辉历史，讲述民族英雄建功立业的丰功伟绩，史诗是民族精神的凝聚，是民族情感的纽带。《杭·杜亚传》是马来民族的英雄史诗，本文尝试分析该史诗中的象征表达，诠释其文化内涵。《杭·杜亚传》用具有马来文化传统的方式进行讲述，其中出现了很多象征意象、文化符号，它们或取材于马来民族的发展历史，或选取民族文化精粹，不仅符合马来民族审美情趣，更折射出马来民族的传统世界观与价值观。正是由于这些象征，使得《杭·杜亚传》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史诗，成为马来民族特有的文化瑰宝，也成为马来民族激发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的动力，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关注。

(责任编辑:李 文)

注释:

- [1] 本文为 2022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东方文学与文明互鉴：东方史诗的翻译与研究”（项目编号：22JJD750001）的阶段性成果。
- [2] *Mutiara: Sastera Melayu Tradisional*,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2003, p.159.
- [3] *Hikayat Hang Tuah*,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dan Yayasan Karyawan, 2007, p.xxiii.
- [4] 满者伯夷 (Majapahit), 中国古籍亦称为“麻喏巴歇”，是爪哇历史上最为强盛的王朝之一，据记载由拉登·威查亚 (Raden Wijaya) 于 1293 年建立，参见梁敏和：《印度尼西亚史纲》，世界图书出版社 2019 年，第 65 页。
- [5] “佛郎机”一词在中国历史上曾指代葡萄牙、西班牙、法兰西。在这里指当时的葡萄牙殖民者。
- [6] [美] 劳·坡林著，殷宝书译：《谈诗的象征》，《世界文学》1981 年第 5 期。
- [7] [德]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第 105 页。
- [8] [德]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二卷），第 10 页。
- [9] [新加坡] 廖裕芳著，张玉安、唐慧等译：《马来古典文学史》（下卷），昆仑出版社 2011 年，第 245 页。
- [10] V.I.Braginsky, *Hikayat Hang Tuah: Malay Epic and Muslim Mirror,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Deel 146, 4de Afl., 1990, p.410.
- [11] *Sulalatus Salatin: Sejarah Melayu*, Karyawan dan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Yayasan, 1997, p.58.
- [12] *Hikayat Hang Tuah*,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dan Yayasan Karyawan, 2007, p.63.
- [13] *Hikayat Hang Tuah*,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dan Yayasan Karyawan, 2007, p.64.
- [14] 梁立基：《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4 年，第 23 页。
- [15] *Hikayat Hang Tuah*,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dan Yayasan Karyawan, 2007, p.479.
- [16] Nor Afian Yusof, Hamdzun Haron, Lim Kar Keng & Maharam Mamat, *The Philosophy of Keris Design in Malay Civil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s*, 2022, Vol. 12, p.2416.
- [17] *Hikayat Hang Tuah*,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dan Yayasan Karyawan, 2007, pp.155-157.
- [18] Mohd Taib Osman, *Kesusasteraan Melayu Lama*, Federal Publications, 1975, p.100.
- [19] 梁志明等主编：《东南亚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第 468 页。
- [20] 陈岗龙、张文奕主编：《东方民间文学》（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第 147 页。
- [21] Nor Afian Yusof, Hamdzun Haron, Lim Kar Keng & Maharam Mamat, *The Philosophy of Keris Design in Malay Civil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s*, 2022, Vol. 12, p.2406.
- [22] 梁敏和、孔远志编著：《印度尼西亚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218 页。
- [23] Nor Afian Yusof, Hamdzun Haron, Lim Kar Keng & Maharam Mamat, *The Philosophy of Keris Design in Malay Civil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s*, 2022, Vol. 12, p.2403.
- [24] 陈岗龙、张文奕编著：《东方民间文学》（下），第 147-148 页。
- [25] V.I.Braginsky, *Hikayat Hang Tuah: Malay Epic and Muslim Mirror,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Deel 146, 4de Afl., 1990, p.407.
- [26] Philip Frick McKean, *The Mouse-deer (Kantjil) in Malayo-Indonesian Folklore: Alternative Analyse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a Trickster Figure in South-East Asia, Asian Folklore Studies*, Vol.XXX-1, pp. 83-84.
- [27] 乌丙安：《民俗学原理》，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第 262 页。
- [28] [俄] 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普罗普著，贾放译：《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中华书局 2006 年，第 220-221 页。
- [29] [德]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下），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第 134 页。
- [30] [德]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下），第 108 页。

The Symbolic Expression in the Malay Epic *Hikayat Hang Tuah* and i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Qie Lisha

Abstract: Symbolism is a common phenomenon which widely appears in various literary works. As the most influential heroic epic in Malay classical literature, *Hikayat Hang Tuah* portrayed the legendary hero of Malacca, Hang Tuah, who made exordinary contributions to the countr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ree types of symbolic expressions in *Hikayat Hang Tuah* and explains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se expressions in Malay tradition. Based on the Malay history, the symbolic expressions in this epic selected traditional elements of Malay culture and reflected the traditional values of the Malays.

Keywords: *Hikayat Hang Tuah*, Malay Epic, Symbolism, Cultural Connotation